晶報

社址上海四馬路平安里

電話二四二八號

第六百五十九號

定價（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期）
報格（中國境內全年二元半一年一元每月二元日本同上）
（除國外各埠加倍均作大洋計算報資先惠郵費在內）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廣告刊例

特等 頭寸 每英寸十元
封面 每英寸十元
新聞中間 每英寸四元
連續 每英寸三元
頁數 每英寸二元
照算 每英寸一元
整版 每頁三十元
半版 每頁十五元
四分之一 每頁八元
三分之一 每格計洋五元
每期每格寬度三英寸
每期每段五洋
新聞格式
廣告每行十字
每行二元
每後幅二元
每後幅四元
同一廣告每期連續刊登

換膚美容機

SKIN BEAUTIFIER

凡歐西上流社會婦女皆用之等閒視之不上面部黑斑雀斑面色暗淡皮膚粗糙皮膚發黃面色發黃

主治

面部黑斑雀斑皮膚粗糙面色暗淡皮膚發黃

細嫩如嬰兒之皮膚

退完全去盡

白嫩如嬰兒之皮膚

消滅完全去盡

退完全去盡

面部不論白皮膚用後七天完全退盡

面部不論白皮膚用後半月完全退盡

面部不論白皮膚用後三天完全退盡

面部不論白皮膚用後二天完全退盡

面部不論白皮膚用後一天完全退盡

面部不論白皮膚用後一天完全退盡

面部不論白皮膚用後一

逃亂的便宜

（丹翁）

打起仗來，逃亂，總算一件苦事了，但極苦的當中，還有比較上優者便宜的呢，誰便宜，窮人便宜，富人本和窮人一樣，可就被個大洋錢累為了，有洋錢不能不帶，請問，帶鈔票呢，還是帶現洋，鈔票沙，就怕出票子的銀行靠不住，現洋沙，又怕照地鮑成員的朋友輪到他足下，照這樣一看，窮人們眞要算得汪容市所說，「九國之下的五國」了，和大洋錢發生關係的，還有大小姐少奶奶與太太等等，平日都是綾綾綺綺花花綠綠身穿筒袖旗袍的樣快，哭哭，當心點呀，

恤蔡式之公舟移向

（生上氏）

南方賽式慈善家，流行恤蔡，立個經摺，每月可以憑摺取款，這種經摺，叫做恤蔡摺子，前天我說岑西林宮保每月在津浦路局支公府顯間新洋三千元，昨天北京友人來說，近來的情形，已經不對，岑宮保的新水，因為津浦路局縱使他麻煩，依然是拖欠，不肯爽爽快快的發給，岑宮保大不高興，吳秋鮑（鍵鮑）便想出恤蔡摺子的法子，由浦口交通銀行每逢月底發洋三千元，並且發到津浦路局的官電如下，津浦路局覆交通部德電，頃奉電諭，將本路每月代部撥付公府顯間岑西林三千元一款，囑浦口交通分行立摺，以便按月支取，並擊取收據等因，業於昨日（十八日）電託交行，立具憑摺一扣，送交岑宮顯間西林收執，並於摺內證明每月月底憑摺取洋三千元，取款時須交三千元收據一紙等語，謹特電陳，

我說

（癡）

我聞兵家言，用兵貴神速。今乃得其反。還回更往復。既非愼戎機。又非懼殺戮。駑馬而彎弓。虛張聲勢足。徒為苦吾民。瞻望烏目一夕三數驚。老幼存聲哭。嗚呼孰使然。我欲問當軸。

盛鳳詞

（林屋山人）

鮑叔牙小白。管仲事子糾。陽若背遺管從鮑。堂皇脫繫囚。仲也早自料。

滬甯車上清魚

（天狐）

今聞兩巨家。同盟起仇視。亦有管鮑交。欲歸管鮑智。雖有可引針。既頃能拾蓍。兩利固俱存。偏磨亦無害。我說南智蓍。其名曰盛恩。可憐同黨人。接樽方如悲。

鎮江浩江之氣，船長船，工划，皆為蘇軍楊春皆封去載兵，鎮江除蘇船軍艦外，已無一船，瓜揚方面之汽車，亦不敢開行，為軍隊管見，即拉去，揚州之旅長為黃振魁，故揚鎮人民，宜興宜山一帶之蘇兵已到不少，但並不表現關，皆旅居各主地期，及鄰人祠堂中，因恐為浙方飛機偵擊，連日暗當沿路車站，如崑山，如青陽港，一帶，皆有設眉大眼，蹙北晉，身穿白夏布長衫之人，三口操北晉，身穿白夏布長衫之人，三五成羣，自由出入車站，據云皆使衣軍官，

蘇軍出發，各振被角鋪蓋向奧肆置鏡，無球不堪其擾，只此項鋪蓋，有當無賸，與當吃虧不起也，

惟詩謎

（林屋山人）

玉環大姊千金體。射韓國鈞，頭上火珠作述理。射齊變元，射鹿盧水鮮，長吉名符寄阿侯。射張載揚，飛來珣是孟陽子。射張一鱗，比原句較勝，惟麟為蘇鈞，不如射揚，兩晉南長，慣例尤嚴註一，玉環姊，韓國夫人，註二，小姊，火齊也變字與理字連，頭，首也，元，亦首也，註三，長，永也，吉

南方大學招生

文治大學　復旦大學　大夏大學　汪蘇法政大學　滬江大學　中國公學　亞東醫科大學　東華大學　同濟大學　上海師範大學　滬江商業專門學校　南洋醫科大學　男女中學　宏才大學　上海法政大學　大同大學　上海大學　附設　招生　招考　續招生　上海師範大學招收　滬江商業專門學校招生　滬江法政大學招生

大學潮

大學潮！大學潮！中國事，本來是顚倒。三年一本老大學，論學問算集業了，再過幾年大家看！市面上打翻了許多斜方半頂的大學帽。

（公鈍）

大招

本言江南。先賦「大」招（小問）

（祥也，阿侯姓鳳，註四，孟揚名張載，飛揚也，註五，紅拂姓張，虬髯客稱曰一妹，

妙到章太炎

妙哉章太炎。一見南軍閥。大打則言中。打則言將法。反正都着了。此老頭太滑。

（韓）

韓，稜鳳山，頗能得其神似，弱冠以後，嗟乃稍遲，圖在南府，當差有年，以胡琴供本清廷，當代梅大頭而也，

諸君

（尼厄道人）

諸君應大大招忙。他納草也自相一聲。可笑滑頭口大子。而八寒暖向暖方。

遊姚會

（蘇）

甲子七月廿三日姚鑾若君宅中堂會「化裝蘇灘」古十之九，京劇戚三，一陰性的姚（注，滬南工部局局長姚鑾若君之名，昔之著名坤伶潘淑芬，歌罪稱客串姚）之梅龍鎮，一陽性的姚（注，姚鑾若君之公子家璜，之式家坡，二劇最使人特別注意，亦最古重要地位，故與其名姚宅堂會，併稱名為「雙姚會」，

當陰姚在後台上裝時，姚鑾蓮侍側，揮扇不已，惟恐熱了潘淑，揮扇時，厥狀甚恭，愛護備至，

梅龍鎮登台後，鑾蓮立台下下場門方面，挺立注視，面時時作笑容，陰姚登台，聲容不減當年，惟今告地位迥殊，難免矜持，動作不免生疏耳，與陰姚配戲之正德帝為「客串龍」，女角也，同與姚有敗筍，口白不甚佳，而調侃頗有意致，最妙者，李鳳姐請正德帝細看時，客串龍以扇指台下鑾蓮，笑曰「請他上來看」，蓮面赤，蓋以扇自障，座客大鼓掌，迫李鳳姐受封後，請正德帝入臥房時，正德遲疑不敢入，鳳姐問怕什麼「客串龍」又指台下姚鑾蓮笑曰「我怕他」，蓮已先遁入後台，座客又大鼓掌，是日梅龍鎮酒家酒器杯盤豐美，若銀製，鑲刻甚工，座客照人，盤底紅紙價碼未去，始知隨時專為是劇設，非蓮雲金星之御品也，

陽姚之姚家面看，綺年玉貌，已有雙人之日，師王寶川被雜出，彩聲雷動，扮相既恬艷，嗓亦圓潤，姚之夫人亦在座，座中嘉賓，以姚之美，聯想及於鑾偶，成雙顧，蓋姚之夫人亦絕麗，是日衣絳衣，光朝日，諸客鼓掌，姚夫人不期聽亦，蓋人耳後，當時之賓從，讚賞，可知也，

客串龍之薛大將尚佳，識勝師正德帝，始特別注意焉，惜時吳未當跑場，即接探親相馬家黃又極倉皇狀，衣紗覆衣，當場覆視，楚楚可憐也，亦博得一座之同情，散時已夜午三時，是日風頭，蓋讓二姚，客串龍長鑾曰雙姚會，蓋實也，

（尼厄道人）

近作

（傲梦）

再疊前韻

海上安期何處尋。柳絲池館夢初醒。清波漾經將先綠。淨麓蒐施髮亦青。時屆軟晨蝴蝶錦。舞衫涼約登蓬瀛。臙摶嬌笑尋常見。比趁天風駕八溟。

將歸沽上再疊前韻留別

靜仁逸塘

勝景朝來取次尋。秋容能使酒人醒。潮邊帆影時拖白。雲外峯尖忽露青。得雨野花平解甲。啣泥燕學梳翎。漁知今夜東窗味。不夢家園夢上溟。

京伶百評

（蕎雲閣主）

（十五）丟桂仙

大面自何桂山金秀山逝後，碩果僅存，只一劉永春耳，鑑衡今亦年老，音衰，故其子小衡爲活，不復再優孟登場，繼劉之後者，則惟袁桂仙矣，桂仙幼習商，喜聽穩風山歌，遂入伶界，且爲私坊中人，當其童年，音若洪亮，依其子小衡爲活，不復再優孟登場，繼劉之後者，則惟袁桂仙矣，桂仙幼習商，喜聽穩風山歌，遂入伶界，且爲私坊中人，當其童年，音若洪亮，楚秀操絃，民國以來，淨界凋零，乃復現身於舞台，音單氣弱，絕非當

懺葉錄

（公衆）

「歲甲子初春，予說託佩之名，作日下春慶，所紀經影釣客與鑾姬事，皆予事也，斯時，予與鑾姬，不特無量珠想，即楊減堂上，亦未皆有也，不期鑾姬見面怨生，會以細人之挑弄，其詞評有非當人所能忍者，予初尚自辨，而鑾姬不諒，猶時時追詰，予遂一怒而去，憑跡逆旅中，鑾姬聞之，立來慰視，此花朝日事也，有花朝紀事詩紀之，此後遂為友人勸歸，而予與鑾姬，感則日深，終不可負矣，歲三月，鑾姬忽病臥其母與姊，成憂甚，召予商之，予立延醫診治，久之不寥，遂飛電海上，從林屋盟兄索方，得方服之，一藥而霍然愈矣，當姬病中，予日夕周旋於病榻間，與之笑謔，比姬愈後，亦感子誠，願有從子意，間流露於言辭中，至是，跡日以密，情日以好，端午既近，昏嫁定矣，姬以節後三日歸，爰綜先後所歷，筆以紀之，命曰懺葉記，蓋取于此獨懺渠之語義焉爾，甲子七月，寒雲子序於日下佩韋齋，

雅秋篇

（老飛）

何焉，字平季，號雅秋，生長華族，王謝家兒，自饒風韻，語音行步，名為天然，幼習文學書算，無有慧解，光宣之際，八旗皇族子弟，以及王夫貴游，競習歌舞，都下成為風尚，何生濡染其間，幼即好歌，歌又輒勝尊輩，初唱老生，繼和譚鑫培，繼喉後，其音喉抑揚抗墜，乃純乎青衫，於是從德珺如問藝，且追研時小福背調，子在北京，聞其歌而善之，產衛答謂予曰，何雅秋，郭修仁，皆青衫美材，然而不舍，蓋可晚成，若蔣稼朱心恬江河日下為可憫耳，老夫碩心激寂，偶客聞歌，何生雅人，規律端謹，現身氈氈，羣歌產交，滿場叫絕，士論翕然，藝術得名，非同強致，一時名流如芬麼，朗西，天笑，倚虹，厚甫，子喬，紅燕，大雄，諸子皆贊賞之，而林屋山人尤為推重，作詩贈生，其意甚殷，敬步原韻，作賦一篇，荷戈相從，山人可勿疑狂，皆五陵兒。婉轉金閨女。色音慰世人。幻作天魔舞。清歌艷帝京。朗然海上行。自愛老禪客。愛汝雛鳳聲。江東卿獨秀。色藝乃天授。

壓迫輿論

大炮合香烟

清芬適口

BAT

波徐碧雲

（二）

（餐華）

徐碧雲，在斌慶坐科時代，只演武旦，故取金陵，酒州城，武一刀寶肉之類，與富迪成之方迪元，皆為童伶，案相攻擊，似乎大可不必，伶人為男性所愛，便為兔毫，為女性所愛，便為狐狸，豈得謂平，方今男女平等，而首之置，豈必限於男乎，惟伶界聯合會，春天大鼓小桂，像煞有格事，鈞了今天，為所軟化，甚為可笑，不過好新喜異，人之常情，姬為上海人，尤不問眼，使今日能將北京鬧事之

統拱拱卓花國花大總統　湘君

憶竹親叩自宮門。元首殷勤笑語溫。省識紀恩詞藻在。湖宮鈴夢是銷魂。

沐恩拈花恭紀

答无厄

（先生）

當場飽老淚潸潸。魚跳浪三。邦有道為平且直。無心正自不懷慚。飛行總逃過聲。不觀窮人敬外人。莫笑特判出著蘇。非常大俠固扶輪。

衫，亦以女起解時為多，徐於青衣花且，所謂初學作練，絕無根底，且以而色不妍，尤為一大缺憾，徐在上年出科，欲奏其武旦，而演花衫，多見其不知量，在京人多看在其文，徐寶芳，其兄徐蘭元之面，稍為稱譽，所謂愛屋及烏，此滑來混，人多以其衙內下為可憫耳，老夫碩心激寂，偶客聞歌，何生雅人，規律端謹，現身氈氈，羣歌產交，滿場叫絕，士論翕然，藝術得名，非同強致，一時名流如芬麼，朗西，天笑，倚虹，厚甫，子喬，紅燕，大雄，諸子皆贊賞之，而林屋山人尤為推重，作詩贈生，其意甚殷，敬步原韻，作賦一篇，荷戈相從，山人可勿疑狂，皆五陵兒。婉轉金閨女。色音慰世人。幻作天魔舞。清歌艷帝京。朗然海上行。自愛老禪客。愛汝雛鳳聲。江東卿獨秀。色藝乃天授。

紅帽箱，弄到上海，吾知來觀者，亦必人山人海，諸君之爭論，言其為淫伶，固可不必，論其技之劣下，亦屬微氣，只當他北京一個怪人，弄到上海給人家看，就完了，然而程繼先之來，吾實為之深惜也，

上海水滸

（九）

（瀛不厭）

第二回　郭盛圖地來上海　張清負氣出金陵

原來張清從前在財政委員會，也曾反對過人家說京奇機關，這一回，人家卻以其人之道，回治其人之身，好似在場上，你那沒羽箭的有子厲害，人家喚向一技冷箭，也教你達不及防，那天晉攻義員席上，把他學院的經費否決下來，只把一個沒羽箭氣得面皮發青，他立時把一個黑漆皮靴兒，收拾收拾，也不等財政義員會散會，與着支靴兒先走，早有鎮三山黃信，留着他道，張清哥沒走，我們且是商量，只見張清一臉的怒氣，也不理他，徑自出門，走到將近門口的時候，歇的回轉身騙，向着各財政委員拱一拱手，說是財政委員會，說罷，頭也不回，竟自走了，那鎮三山黃信，本是約着張清，同回上海，等到財政委員會散後，回到下處，卻不見自張清，問着伙計，說是張先生只怕走了，鎮三山自忖，這沒羽箭氣也氣性大，在這政學裏做事，先要耐得氣，纔可成事，現在世界，不論什麼事，要陪些小心，況且在這軍閥之下，討他們的針線，誰還你使着性子，這不用說，他已向下關去了，當時鎮三山黃信，也便檢着官者小火車，直追到下關來，卻不見張清，黃信道，這又奇了，他本約我，今夜十一點鐘火車，同往上海，難道先自到上海去嗎，他們梁山泊有個神行太保戴院長，難道還有個神行太保張院長不成，黃信沒有法子，只得也追趕到上海來，訪尋張清，正是

學堂初辦先裁官。長使名流淚滿襟。

未知後事如何，又停幾天再說，

石學慎客

（鳴神）

（謂又停兄）

三日報告

北京美術家吳南愚來滬，寓振華旅館，能於一方寸象平中，刻六千餘字，筆筆神妙，携來作品甚多，往觀者門限幾穿矣。（黃龍）

期限　上期倍杉「近作」二首末句「寒字」誤植「夏」又勞人「春申劇訊」瑞姝祥戀等孟君侯，君似為現之誤，

上海水滸

（九）

（瀛不厭）

第二回　郭盛圖地來上海　張清負氣出金陵

原來張清從前在財政委員會，也曾反對過人家說京奇機關，這一回，人家卻以其人之道，回治其人之身，好似在場上，你那沒羽箭的有子厲害，人家喚向一技冷箭，也教你達不及防，那天晉攻義員席上，把他學院的經費否決下來，只把一個沒羽箭氣得面皮發青，他立時把一個黑漆皮靴兒，收拾收拾，也不等財政義員會散會，與着支靴兒先走，早有鎮三山黃信，留着他道，張清哥沒走，我們且是商量，只見張清一臉的怒氣，也不理他，徑自出門，走到將近門口的時候，歇的回轉身騙，向着各財政委員拱一拱手，說是財政委員會，說罷，頭也不回，竟自走了，那鎮三山黃信，本是約着張清，同回上海，等到財政委員會散後，回到下處，卻不見自張清，問着伙計，說是張先生只怕走了，鎮三山自忖，這沒羽箭氣也氣性大，在這政學裏做事，先要耐得氣，纔可成事，現在世界，不論什麼事，要陪些小心，況且在這軍閥之下，討他們的針線，誰還你使着性子，這不用說，他已向下關去了，當時鎮三山黃信，也便檢着官者小火車，直追到下關來，卻不見張清，黃信道，這又奇了，他本約我，今夜十一點鐘火車，同往上海，難道先自到上海去嗎，他們梁山泊有個神行太保戴院長，難道還有個神行太保張院長不成，黃信沒有法子，只得也追趕到上海來，訪尋張清，正是

學堂初辦先裁官。長使名流淚滿襟。

未知後事如何，又停幾天再說，